

与狼狗黑风的同事缘

萍水相逢

□刘千荣

2018年是农历戊戌狗年，这让我想起刚来上海时，曾应聘在浦东的一家犬业公司，做过3年狼犬驯导师，从事带犬防盗工作的尘封往事。想来颇觉有趣，自己和狼狗曾是搭档，有过一段共同坚守岗位和同事缘。

“黑风”是我所带狼犬的犬名。黑风和我初次见面时欺生，笼子里的它冲我龇牙咧嘴，怒目而视，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。吓得我只敢远观，而不敢靠近半步。还是教官“牵线”，我和黑风才一回生二回熟成为好朋友的。这一处就是风雨三载，黑风成了我的“生死拍档”。

受公司指派，我带着黑风到公司的客户单位上岗。刚上岗时，正值酷暑。我给黑风洗澡，可它不识好人心，怎么也不愿站在水管下面，更是见水就逃。我只好把它强行拴起来，然后握住水管向它脸上、身上没头没脑地喷。黑风还想躲闪，无奈空间有限，它除原地打转再无他法，只好乖乖就范。我正暗自得意，不提防黑风摇头摆尾地猛抖了几下身子，把它身上的脏水溅得我浑身都是，我只得自己也跟着洗。

如是几次澡洗下来，黑风明白夏天洗澡其实是一种享受，不但不躲不逃，每每经过水管下，会自动停下来，静等我给

它沐浴冲洗。不过足了洗澡瘾，它是不愿轻易离去的。

有一段时间，黑风的耳朵生病了，往外冒脓水。原本雄赳赳竖起的双耳也轻轻地耷拉着。每当我把它从狗棚里放出来，它总是十分痛苦地用前爪一次次地掠过耳根处。由于狗生痛，用药钱是驯导师自掏腰包，而宠物药又特别贵，所以我就心存侥幸，希望黑风会自己慢慢好起来。但个把月时间下来，黑风的“中耳炎”似乎更重了。它特别难受，狗棚四壁全是它抓下的爪印。我看不下去了，叫了一部出租车带上黑风去看兽医，并买下价格不菲的药水。当我遵医嘱为黑风清洗耳朵时，黑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，真像一个生了病却又十分听话的乖巧的孩童。经过治疗，黑风的耳朵又重新竖了起来。

由于我们驯导师的工资是和狼犬的动作级别考试挂钩的，所以工余时间我就拼命地训练黑风。如果长时间出不来成绩，着急的我也会报之以拳脚，赏之以棍棒。黑风挨揍时并无声响，只是往那儿一卧，蜷起身，头一缩，任风吹雨打，后来黑风有了经验，它见我动怒，或四下里找东西时，已知要挨板子，便咪溜一声没了踪影。待我找到了惩罚工具，却不见了黑风，四下搜寻，好半天才找到躲卧于汽车肚下的黑风，一双可怜巴巴的眼睛盯着我。

如是几回我再也下不了

手，而是疲惫地冲它招手，黑风便慢慢爬了出来卧在我脚下，一副任你处罚的样子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算了吧，见你的鬼去吧，级别考，该是什么成绩，就是什么成绩吧！人说凡事欲速则不达，我这样心态放平了，黑风的成绩反而上去了。

三年合同结束后，我又换了份工作。就把黑风还给了公司。临别的那天晚上，黑风怎么也不愿上公司开来领它的车子。还是我把它哄上车，关进笼子里的。黑风本是头向里的，但它还是十分艰难地转过身来，调过头看着我，嘴里发出吱吱的声响。待车子开动时，黑风仰颈向天，发出狼一般长长的悲鸣，

算是和我道别吧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，想起黑风我就会拿出它和我的合影来。相片上的黑风紧紧依偎着我，只是两只耳朵无力耷拉着，那是它双耳生病时拍下的。每次看到照片，仿佛黑风又回到了我身边。

□牛兆海

喜欢狗，但没条件养，在路上只要碰见，都会看上几眼。可在平时，大多数狗都是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，与它们鲜有交集。产生互动的都是些旅途中的偶遇，充满暖意。

尤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，狗的幸福指数很高，街道上、庙宇中，常常席地而卧。在那里，被拴着的狗特别少见，都是自由自在，四处溜达，从不乱叫，也分不清是流浪狗还是家养的。

犹记得那次在尼泊尔安娜普尔纳小环线徒步。当时吃住都在沿途山村。第一天傍晚抵达的民宿里，主人家有一条大黄狗。我刚到时，它正躺在院门口睡觉，不承想它能记住下榻的游客。吃过晚饭，还不到睡觉时间，我索性出去到山村里转转。出门沿路上行，谁家灯火通明就过去看看，一般都是卖土特产、补给食品的。夜色昏沉，又不见什么景致，逛了一会儿就折返。

路过住处，与那只正在院门口溜达的大黄狗照了一面。犹豫了一下，我想再往下走走。还未走远，就听见大黄狗在我身后轻轻叫了两声。我回头看它，它就不叫了；我一走，它又叫。我突然明白，它大概以为我迷路了，要带我回院子。果真，我往回走，它在前面带路。我瞬间心暖。

世间很多萍水相逢的巧遇，可能没人在意此中玄机，但是，那些温暖的瞬间，却不会轻易从记忆中抹去。



专业高端滑雪 + 七大特色娱雪活动

来金象山玩转这个冬天

冰雪嘉年华 2018 开始啦

滑雪表演

冰雕世界

幸运抽奖

雪地拔河

雪地CS

明星教学

雪地寻宝

畅玩热线：0531-82809996

网址: www.jinxiangshan.com
 公交线路: 65路公交车商家下车即到
 自驾车路线: 103省道南行至仲官大桥向东8KM即到

